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看待新生事物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看待新生事物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

人民日报編者按 如何看待新生事物，是馬克思主义者和非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区别之一。为了帮助讀者了解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現在我們选录了一部分材料，供讀者参考。馬克思主义者根据唯物辯証法的观点，根据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的理解，认为新生事物是一定要胜利的，新生事物一定会代替旧事物。但是新生事物成长、壮大的过程，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充滿严重斗争的过程。在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部分的缺点和錯誤是难免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生事物应当采取热情对待、坚决保护和积极扶植的态度，而絕不应当采取冷淡、譏諷、指責以至打击的态度。正是基于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信心，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观主义，提倡革命的乐观主义。

新生事物一定要胜利

难道穷人的起义会在貧困和貧困的根源消灭以前停止嗎？这是不可能的。承认这种事情就等于否认全部历史經驗。……只有后一种假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不会不触动置之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因而它一定会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而这就只有靠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則才能实现。……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将以共产主义原則的实现而告終；別的可能性是不会有。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說”，1845年。“馬恩全集”第二卷第624—625頁。）

共产党人认为隱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件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声言：他們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可以

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选”两卷集第一卷第41页。）

马克思完全相信“宣言”上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终究会获得胜利，他完全信赖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智慧发展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在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过九年之久。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巩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在法律上确立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尔后又经1889年巴黎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再度宣布过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

呵，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的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摘录。“马克思选”两卷集第一卷第5—7页。）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列宁全

共产主义者应当知道，未来無論如何是屬於他們的，因此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在偉大的革命斗争中把最大的熱情和最冷靜最清醒的估計結合起來，即冷靜地清醒地估計到資產階級的瘋狂掙扎。1905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撲滅了；1917年7月，俄國布爾什維克被擊敗了；一萬五千多德國共產黨人，被謝德曼和諾斯克協同資產階級和君主派將軍們用欺詐的陰謀詭計和挑撥手段殺害了；芬蘭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正在肆無忌憚地橫行着。然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在所有的國家里，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經受鍛煉和日益發展着；它已經如此根深蒂固，摧殘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頓不了它，反而加強了它。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83頁。）

生活中新產生的、一天天成長的東西是不可克服的，要阻止它的前進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例如無產階級，既然它作為一個階級已在生活中產生並且一天天成長起來，那末不管它今天怎樣弱，怎樣小，歸根到底是會勝利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在成長、壯大、前進。反之，生活中衰老的、走向墳墓的東西是必遭失敗的，哪怕它今天還顯得是一個強壯的力量。這就是說，例如資產階級，既然它在逐漸失去立足的基地，日益向後倒退，那末不管它今天還怎樣強，怎樣大，歸根到底是必遭失敗的。為什麼呢？因為它作為一個階級已在腐朽、削弱、衰老而成為生活中的累贅。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哥會主義？”1906年。“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75頁。）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

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

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毛澤東：“愚公移山”，1945年。“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101—1102頁。）

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干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干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

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將必然取得勝利。“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的一批蠢人。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難道沙皇和蔣介石對於革命人民的種種迫害，不就是對於偉大的俄國革命和偉大的中國革命起了這樣的促進作用嗎？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

新生事物的成長一定要經過鬥爭

偉大的俄國革命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歷史活動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誰認為只有無產階級革命一帆風順，只有各國無產者一下子就採取聯合行動，只有事先得到不會遭到失敗的保證，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寬闊、自由和筆直的，只有在取得勝利以前不會遭到暫時的重大犧牲，不會“被圍困在碉堡內”，或者不會通過最窄狹、最難走、最曲折和最危險的山間小道，誰認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可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迂腐氣，誰就會在實際

上常常流入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陣營，像我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雖然少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樣。

（列寧：“給美國工人的信”，1918年。“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49頁。）

在我們生活中總是有某種東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東西不願意輕易地死去，它們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堅持自己腐朽的事業。

在我們生活中也總是有新的東西在生長，但生長着的東西也不是輕易地生長起來的，它們叫着，喊着，堅持自己生存的权利。

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之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和生長着的東西之間的鬥爭，——這就是我們的發展的基础。

（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83—284頁。）

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經過同舊事物的嚴重鬥爭才能實現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在一個時期內，是那樣頑固地要走他們的老路。在另一個時期內，這些同樣的人又可以改變態度表示贊成新事物。

（毛澤東：“‘他們堅決選擇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37頁。）

農業合作化運動，从一开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鬥爭。每一個合作社，不經過這樣的一場鬥爭，就不能創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後，還必須經過許多的鬥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

（毛澤東：“‘嚴重的教訓’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123—124頁。）

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後性。使我國五億多農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種驚天動地的事業，不可能是在一種風平浪靜的情況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產黨人向着背上背着舊

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

（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06页。）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

（毛泽东：“‘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78—799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

必须坚决保护新生事物，不要怕它有缺点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样，把人弄死以求摆脱这种不完善状态应该是最合情理的。至少辩论人在企图扼杀出版自由的时候是这样推断的。在他看

来，真正的教育在于使人終身处于襁褓之中，因为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儿，那末誰来包扎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里，那末誰来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末誰来做看守呢？

無論是单独的人或是群众中的一分子，生来都是不完善的。〔原則是沒有爭論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們的辯論人的議論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議會是不完善的，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活动范围都是不完善的，可見只要有任何一种活动范围由于这种不完善而不应当存在，那就是說，其中沒有一种活动范围是**有权存在**的，就是說，人根本沒有生存权利。

（馬克思：“第六届萊茵省議会的評論（第一篇論文）”，1842年。“馬恩全集”第一卷第60—61頁。）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國家所必須采取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驟，往往是使工人組織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組織起来的，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这一步已經實現得比我們所能期待的迅速得多了，这是主要的一点。至于这个党的最初的綱領还很紊乱，还很不能令人滿意，它打起了亨利·乔治的旗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但也不过是暫时的缺点。群众一定有时間和机会来改进，只有在他們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时候——不論什么形式，只要他們自己的运动——才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中，他們能由于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进步，从自己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恩格斯：“給左尔格的信”，1886年。“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国人的信”第193頁。）

在我們的工人自1878年起經受了光輝的考驗以后，我无条件地相信他們，而且只相信他們。他們正像任何大党一样，不能避免犯个別的錯誤，甚至可能是大的錯誤。要知道，群众只是从自己錯誤的后果中学习，从自身的感受中取得經驗，但是这一切將得到克服，而且在我們这里比任何別的地方都容易得到克服，因为我

們的青年真正具有不可摧毀的健康。

(恩格斯：“給施米特的信”，1890年。“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八卷第234頁。)

當然，我們根本沒有想以這種缺乏鍛煉來責備當時的活動家們。但是，為了總結運動的經驗，並且從這個經驗中求得實際的教訓，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各種缺點的原因和意義。……只要任務提得正確，只要有不屈不撓地實現這些任務的毅力，那末暫時的失利就不過是一種小小的不幸。革命的經驗和組織工作的靈活性，是可以學到的東西。只要有養成這些必要品質的願望就行，只要能夠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就行，因為在革命事業中，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就等於改正了一大半！

(列寧：“怎麼辦？”，1902年。“列寧全集”第五卷第344—345頁。)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國“共和國”很快就成立這一點上（“誓為共和國而死”，——恩格斯回憶他1848—1849年期間參加爭取帝國憲法的戰役的情緒時這樣寫過），有很多錯誤，而且常常犯錯誤。……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並且已經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超出日常細小的任務範圍的兩個偉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大叫大嚷，信口開河，妄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徒勞無益，反革命的“立憲”幻夢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場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較起來，要高尚千倍，偉大千倍，在歷史上寶貴千倍，正確千倍……

(列寧：“‘約·菲·貝克爾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1907年。“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362頁。)

讓賣身投靠資產階級的報刊大聲喊叫我們革命所犯的每一個錯誤吧。我們不怕有錯誤。人們並不會因為革命開始而變成聖人。勞動階級多少世紀一直受壓迫，受折磨，處於貧窮、愚昧、粗野的境地，他們進行革命是會不犯錯誤的。而資產階級社會的屍體，正如我有一次指出的，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

死的資本主义会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敗壞空氣，毒化我們的生
活，从各个方面用陳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鮮的、年輕的、生
气勃勃的东西。

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其中包括我國孟什維克和右派社会革命
党人）大声喊叫我們犯了錯誤，在一百个錯誤后面就有一万个偉
大而英勇的行動，這些行動是平凡的，不顯著的，是隱藏在工厂
区或偏僻乡村的日常生活中間的，是由不习惯（也沒有可能）大
声喊叫自己的每个成績的人們做出來的，因此，這些行動顯得更
加偉大，更加英勇。

即使事情完全相反（虽然我知道这种假定是不合事实的），
即使我們每有一百个正确行動就有一万个錯誤，我們的革命仍然
会是而且在世界历史面前一定会是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因为这
不是由少数人，由富人、由有教养的人，而是第一次由真正的群
众、由广大的大多数劳动者自己來建設新生活，用自己的經驗來
解决社会主义組織的最困難的問題。

在这件工作中，在这个千百万普通工人和农民改造他們整个
生活的真心實意的工作中所犯的每一个錯誤，都抵得上剝削者少
数的一千个、一百万个“沒有錯誤的”成就，在欺哄劳动者方面
得到的成就。因为工人和农民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錯誤，才能学会
建設新生活，才能学会不要資本家而独立进行管理，才能給自己
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礙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列宁：“給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53—54頁。）

当新事物刚刚誕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內总是比新事物强
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的幼芽軟
弱，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資
产階級反对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手段，是保护資本主义而反对社
会主义。我們应当縝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細地对待它們，尽
力帮助它們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
免会死亡的。不能担保說，“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会起

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支持各種各樣新的幼芽，生活本身會從中選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學者，為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耐心地試驗了605種藥品，直到制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種藥品為止，可見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更困難的任務的人們，也應該具有堅韌不拔的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鬥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得出最適當的辦法為止。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87頁。）

幾百年來，國家都是按照資產階級類型建立的，現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也許我們的機關還不好，但是據說，最先發明的那架蒸氣機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開動過。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已經有了這種發明。縱然頭一架蒸氣機從外形來看是不適用的，可是現在卻有了火車頭。縱然我們的國家機關非常不好，但它還是建立起來了，已經有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無產階級類型的國家已經創立；全歐洲，千萬家資產階級報紙都說我們這裡亂七八糟，貧困不堪，勞動人民只有苦吃，就讓它們宣傳去吧，反正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是嚮往蘇維埃國家的。這就是我們所獲得的不可剝奪的偉大成果。……全部關鍵在於：我們應當堅決地、明確地、冷靜地分清楚，哪些是俄國革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功績，哪些是我們還作得很不好、還沒有建立起來或者還需要作多次改造的東西。

（列寧：“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1922年。“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66—267頁。）

我們的困難不是衰落中的困難或停滯中的困難，而是增長中的困難，高漲中的困難，前進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根本不同。在美國，當人們談到困難的時候，指的是衰落中的困難，因為美國現在正經受着危機即經濟衰落。在英國，當人們談到困難的時候，指的是停滯中的困難，因為英國已經有好幾年處於停滯狀態，即停止向前發展。而當我們談到我國的困難的時候，指的既不是衰落，也不是發展中的停滯，而是我國力量的增長，我國力量的加強，我國經濟的前進。到某

某时候前进多少，多制造出百分之几的产品，多播种几百万公頃的土地，提前几个月建成工厂、筑好铁路，——这就是我国当人們談到困难时所指的一些問題。所以，我們的困难和美国或英国等国的困难不同，我們的困难是增长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我們的困难是这样一些困难，它們本身就包含着克服它們的可能性。这就是說，我們的困难的特点在于它們本身就給我們造成克服它們的基础。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266頁。）

我們要反对那些所謂“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紳打击貧农階級的錯誤行动。事实上，貧农領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現在多数都变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据衡山的調查，貧农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尙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农会整頓紀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們本人进行訓練，把农会的紀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損害貧农階級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紳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毛澤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23頁。）

必須坚决反对对新生事物的悲觀主义

为了爭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国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德国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空前的斗争么？在复辟了的帝制自以为比前此更加巩固的那一瞬间，不就是中等階級胜利最密邇的时候么？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之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現在每个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騒动的

地方，必有一种社会要求为背景，这种要求为陈旧的制度所阻挠，不能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民普遍地强烈地感觉到，足以保证立即得到胜利，但一切用暴力压迫它的企图，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锁为止。所以，如果我们是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最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现在走弯路以及发生暂时和局部的迷茫（虽然这本来也是难免的）的可能将比以前多得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克服它们，而且我们就是为克服它们而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永远不会丧失勇气。

（恩格斯：“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83年。“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402页。）

其实，任何人只要多少能够从历史上来观察事物，就一分钟也不会怀疑，目前的紊乱状态是过渡状态，是从旧到新的过渡状态，是新事物不断成长的状态。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92页。）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3页。）

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

話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馬克思主义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們說，紅軍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胜利了。敵人在一个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實現“围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这样說才是恰当的，因为我們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請問有什么意义呢？我們說，长征是历史紀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經有过我們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間，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偵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軍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尽的艰难險阻，我們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驅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請問历史上曾有过我們这样的长征么？沒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內大約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紅軍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許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內，发芽、长叶、开花、結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們胜利、敌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沒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領導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誰怀疑我們領導革命战争的能力，誰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結，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团結，粉碎了卖国賊蔣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給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44—145頁。)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毛澤東：“書記動手、全党辦社”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5頁。)

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失敗里面包含着勝利，在日本的勝利里面包含着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矛盾着的對立的雙方互相鬥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裡，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着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国际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將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一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裡，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奮鬥。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